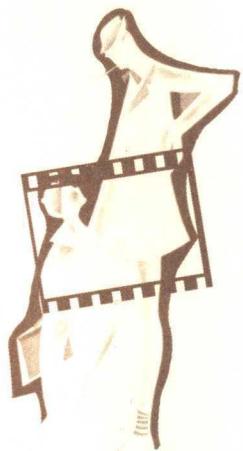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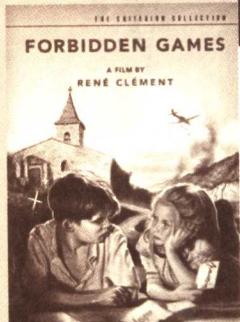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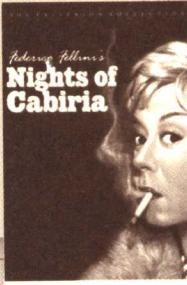


风光：
在奥斯卡的另一边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全解码
OSCAR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FENGAGUANG:
ZAI AOSIKA DE LINGYIBIAN
AOSIKA ZUIJIA WAIYUPIAN QUANJIEMA



**"The last word
in thrillers.
Terrific."**

Gene Siskel, *Look Magazine*

A dark movie poster for "Z". The letter "Z" is prominently displayed in the center. Below it, the text "HE IS ALIVE!" is visible. There are small images of people at the bottom.

J905.1/43

2007

风光

在奥斯卡的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全解码

向荣 主编

另一边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光：在奥斯卡的另一边/向荣主编.—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11
ISBN 978-7-5411-2576-8

I. 风… II. 向… III. 奥斯卡金像奖—电影
评论—世界—1948~2007 IV. J9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1004号

风光：在奥斯卡的另一边

FENGGUANG: ZAI AOSIKA DE LINGYIBIAN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全解码

向 荣 主编

| | |
|---------|---------------------------------------|
| 责任编辑 | 郭 健 |
| 整体设计 | 邹小工 |
| 责任校对 | 文 诺等 |
| 责任印制 | 喻 辉 |
| 出版发行 |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
| 电 话 |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
| 邮 政 编 码 | 610031 |
| 网 址 | www.scwys.com |
| 防 盗 版 | (028) 86636481 86241146 |
| 举 报 电 话 | |
| 印 刷 |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成 品 尺 寸 | 165mm×230mm |
| 印 张 | 21.25 |
| 字 数 | 340千 |
| 版 次 | 2007年11月第1版 |
| 印 次 |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411-2576-8 |
| 定 价 | 30.00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电话: (028)86259301

前 言

□ 向 荣



2007年2月25日，第79届奥斯卡电影颁奖盛典在洛杉矶隆重举行。好莱坞电影大师马丁·西科塞斯以黑帮故事片《无间道风云》摘取了最佳故事片和最佳导演等四项大奖。老马等了三十年，终于如愿以偿，一瞬间风光无限，激动得连说了十二个“谢谢”。看得出来，伟大如马丁者，也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奥斯卡情结”，也有对小金人欲罢不能的占有欲。这从另一种意义上，也证实了奥斯卡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第79届奥斯卡从总体上看，实在是乏善可陈。《无间道风云》改编自港版的《无间道》，基本架构还是警匪类型片的范式，成功处只在于把原本是香港的间谍故事十分老道地改写成了波士顿的黑帮故事，并且打上了马丁电影一以贯之的美学风格。但《无间道风云》在马丁的电影中，无论怎么看，也不是最好的电影，与他早年拍出的杰作《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好家伙》很难比肩而立。或许是其他提名影片（包括令人瞩目的《巴别塔》）相对平淡，抑或是数度名落孙山，这回应当轮到老马了，所以，许多媒体对老马获奖都使用“众望所归”这个关键词，作出了意味深长的评价。而资深影迷则更愿意把

老马的获奖当成一次提前到来的“终身成就奖”。

所幸的是，横空出世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获得了最佳外语片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审美标杆已经下坠的奥斯卡。

与《无间道风云》相似的是，《窃听风暴》说的也是有关间谍的故事。但《窃听风暴》的关注重心显然不在题材本身，而是落到了人性的复杂性及其变化的可能性上。三十三岁的德国导演冯·多纳斯马克要探究和考量的是当人性坠入黑暗深渊已是万劫不复之时，人是否还有可能从伦理上获救？在权力意志渗透并且控制了人的日常生活后，正义和良知还能不能从被遗忘的角落返回到人的内心，成为自我救赎和抵抗黑暗的道德力量？秘密警察魏斯勒奉命窃听剧作家德瑞曼夫妇的私人谈话。但在昼夜不间断的窃听过程中，效忠国家暴力机器、既精干又冷血的魏斯勒却在最不可能的情境之中，最终演变成窃听对象的保护人——他不仅铤而走险使窃听对象免于一场劫难，甚至还奋不顾身地保护窃听对象的道德形象。耐人寻味的是，魏斯勒自毁前程的正义行为最初竟源自一种绝不高尚的隐秘欲望——他暗自喜欢德瑞曼的美貌妻子、著名演员西兰德。但这也许正是《窃听风暴》最撼动我们内心的地方——它使电影对人的伦理想象力，对温暖人性的叙事，对正义的讴歌，对权力与人性的冲突较量，统统落到了存在的本真之处，从而产生强大的说服力，使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转化成一种人性的可能性和艺术的真实性，出色地表现了人性中积极因素的爆发力，表现了人类自由精神、道德勇气对规定情境和权力结构的突围与颠覆。

一家美国媒体在奥斯卡颁奖前夕有种说法：“如果说世界上还有正义存在的话，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就该颁发给《窃听风暴》。”其实，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奥斯卡把最佳外语片颁发给《窃听风暴》，无疑是奥斯卡的光荣与幸运。实际上，这些年来，正是由于最佳外语片的严谨评选和独立存在，才使得越来越向商业和技术倾斜的奥斯卡摇摇摆摆地保持着人文价值和艺术向度的平衡性。如果把20世纪末到现在近十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名单排列一下，在最佳影片与最佳外语片之间作个多层次全方位的比较，显而易见的是，最佳外语片在整体上毋庸置疑地优异于最佳影片。限于篇幅，我无法展开具体的比较分析，好在只需列出一份可供参考

的对决（VS）名单，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其中的高下之分了——

【第71届（1999年）】

最佳影片《恋爱中的莎士比亚》VS最佳外语片《美丽人生》（意大利）；

【第72届（2000年）】

最佳影片《美国丽人》VS最佳外语片《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西班牙）；

【第73届（2001年）】

最佳影片《角斗士》VS最佳外语片《卧虎藏龙》（中国台湾）；

【第74届（2002年）】

最佳影片《美丽心灵》VS最佳外语片《无主之地》（波黑）；

【第75届（2003年）】

最佳影片《芝加哥》VS最佳外语片《无处为家》（德国）；

【第76届（2004年）】

最佳影片《王者回归》VS最佳外语片《野蛮入侵》（加拿大、法国）；

【第77届（2005年）】

最佳影片《百万宝贝》VS最佳外语片《深海长眠》（西班牙）；

【第78届（2006年）】

最佳影片《撞车》VS最佳外语片《黑帮暴徒》（南非）；

【第79届（2007年）】

最佳影片《无间道风云》VS最佳外语片《窃听风暴》（德国）。

回头来看，这些年奥斯卡最佳影片之所以在整体上不如最佳外语片优秀，根本原因无出其二：一是最佳影片的评选标准越来越向商业和技术倾斜，这与好莱坞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工业形象是完全一致的。因其如此，像《美国丽人》《角斗士》《芝加哥》《指环王·3》等类型影片得享殊荣，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是，最佳外语片的评选标准却与最佳影片不同，由三十人组成的评委会其评选原则大体上坚持了人文立场和审美品质，基本不受电影工业的影响；二是因为最佳影片的评选范围说到底无非就是美国、有时顺带一下英国或澳大利亚，选片的地域范围及其品种实在有限。而最佳外语片是在全球范围内选片，每届总有几十个国

家和地区的电影参选。所以，全球化军团的电影打败美国的本土电影，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难怪奥斯卡评委中也有人感慨地说：“如果想看年度最佳电影，就去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吧。”

六十年前，好莱坞商业电影在美国一统天下。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为促进电影多元化发展的需要，从1948年起对在美国放映的外国优秀电影设立了“特别荣誉奖”，并把此奖首次颁发给意大利导演维托里奥·德·西卡的电影《擦鞋童》。到了1957年，奥斯卡电影奖正式设立“最佳外语片奖”，又是意大利人费德里科·费里尼的《大路》获得了该项殊荣。迄今为止，已有五十九部外国影片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其中，意大利和法国电影分别拿下十三座小金人。西班牙和荷兰各得四次大奖。德国（包括联邦德国）、俄罗斯（包括苏联）、瑞典、捷克和日本各获三次。丹麦和瑞士获奖两次。中国、南非、波斯尼亚、匈牙利、阿尔及利亚、加拿大各拿一次。获奖最多的导演是意大利的费里尼和德·西卡，两人四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瑞典的伯格曼得了三次。他们执导并获外语片奖的著名电影，如《大路》《卡比利亚之夜》《我的回忆》《八部半》《偷自行车的人》《处女泉》《犹在镜中》和《芬妮与亚历山大》，都是载入世界影史的杰出经典，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之后，它们仍然受到全球影迷前赴后继的真心热爱。此外，《罗生门》《禁忌的游戏》《严密监视的火车》《大风暴Z》《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日以继夜》《德苏·乌扎拉》《铁皮鼓》《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梅菲斯特》《官方说法》《芭比圣宴》《征服者佩尔》《天堂电影院》《印度支那》《毒太阳》《美丽人生》《关于我母亲的一切》等获奖影片也是名扬天下魅力四射，受到世界各地影迷的追捧和爱戴，并成为电影观众必看的经典作品。而新世纪后获奖的影片，如《卧虎藏龙》《无处为家》《深海长眠》以及《窃听风暴》，无疑也将成为世界电影发展史上的新经典。屈指算来，已近花甲之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五十九部获奖影片中至少就有三十部堪称电影史经典，其比重高达一半以上。如此经典比重，是已有七十九届历史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无法比拟的，甚至与有六十年历史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也无分轩轾。这样的比较与判断，因其参照系和评判标准的差异，自然也还有见仁见智、堪可商榷的空间。公允些说，作为奥

斯卡视觉盛宴中的一道辅菜、一个非主流的边缘性奖项，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能有如此绚丽的风光和骄人的魅力，终归也还是反映了学院的艺术眼光和审美判断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很难想象，奥斯卡的盛大视觉游戏中假如没有最佳外语片的评选，那堆小金人在经历了时间的磨砺和淘洗后，到底还会有多少炫目的辉煌呢？

那么，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奥秘又在哪里？

坦诚地说，那种企图从总体上归纳历届最佳外语片内涵博大、风格多样的审美价值，乃是一种痴心妄想。但艺术批评如果没有对于总体性的追求和野心，批评也不过就是一堆拎不起来的类似观后感一样的碎片。所以，将历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当做一种自律的电影活动和艺术现象，并把它们放在一个共时性的审美语境中，从中发现并提炼出最佳外语片之间的价值相通性或审美相关性，尽管难度很大，但仍然是有意义的，值得尝试。

综观历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我认为人文精神与批判理性是它们骨子里最相通的东西，也是这些影片的基本立场和终极价值。如果说得再具体些，最佳外语片的人文精神与批判理性就可以简约地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尊重大传统、冒犯小常识”。所谓“大传统”，是指西方国家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在历史实践和文化传承中逐渐形成和建构起来的人文主义传统。这个传统的核心价值理念，不仅有我们熟知的关于自由、平等、正义、公正、民主、博爱、人权等等大范畴，也还有常常被人忽略的关于同情、怜悯、勇气、宽容、尊重和权利等等小范畴。可以说，所有获奖的最佳外语片都是人文主义大传统的捍卫者和表达者，它们的人文情怀常常渗透到电影画面和故事情节的细枝末节之中，在一滴水上去反射和体验太阳的温暖。而“小常识”说的是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传统知识和意识形态，这种传统知识和意识形态往往是关于性别与性爱、种族与阶级、信仰与生命、国家与个人、政治与权利、身份与尊严、服从与反抗、道德与婚姻、爱情与伦理等场域内的成规惯例。这些日常化的成规惯例（也就是日常生活常识）往往又演绎为个人和家庭应当遵循的“公共规则”，从而也就自然地构建起日常生活的稳定秩序，经年累月之后，这样的成规惯例和日常秩序便得以充分地自然化，看上去就有

一种天经地义、从来如此、今后也会如此的自然状态。而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中，对上述“小常识”的冒犯乃至颠覆可谓是家常便饭。获奖影片的批判精神和理性原则也就是经由冒犯和颠覆“小常识”来传达和表现的。对于那些获奖电影来说，审美的维度高于一切世俗的维度——日常生活的成规惯例如果不能有助于生命自由存在和人性健全发展的需要，那它们就是不折不扣的陈规陋习，就应当被理性地批判、被审美地超越。所以，冒犯“小常识”，正是为了尊重“大传统”，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合而为一，是一种深刻辩证的互动关系。

欠发达国家和弱小民族但凡参加西方的国际电影节，自然也包括对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劈面而来就有一个后殖民文化语境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浅滩。后殖民文化批评的雄大抱负，时常将这个浅滩当做驰骋的疆场，乐于给这个浅滩贴上“文化帝国主义”的系列化标签，比如：“文化霸权”“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视点”“文化殖民主义”“对强势文化的趋从和依附”“他者化”，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可以批量生产的批评言论，其“政治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其思想观点也不无道理，其理论和思维逻辑也都大体在理。但我还是保守地认为，后殖民理论与批评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建构和交流来说，有一个当下使用是否得当的问题，如果使用不当或者过度使用，它的负面意义可能就更大一些。后殖民理论与批评对于西方思想界来说，是推动他们进行自我反思和深刻反省的思想武器。当西方中心主义走得太远之时，为了不致走到穷途末路，西方世界的公共知识分子基于道义的立场，需要类似后殖民文化的理论来反思和清理西方中心主义不合时宜的自我优越感，也就是说，后殖民理论是从西方思想内部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思想，其语境还是西方化的，它离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抑或文化经验也还有不小的距离；我们当然可以将这种理论武器也拿过来为我所用，把包括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奖在内的国际电影节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相关的东方主义批得酣畅淋漓。可是这样的批判在当下的语境中对我们不仅没有太大的文化价值与美学意义，而且还容易落下避实就虚、避重就轻、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轻佻毛病。因为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来说，积极参与国际电影节远比空泛地批判要重要得多。落实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选来说，

我们如果还把电影生产当做一种文化工业，把电影作品当做一种文化产品，真心期望民族电影工业能有较大较快的发展，真诚渴望中国电影、特别是中国的艺术电影能够获得一个良性的生态空间，持续健全地发展，成为世界电影之林的一面猎猎飘扬的大旗，那么，包括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内的国际电影节至少在当下无疑还是对中国电影发展有所助益的国际通道。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电影的发展还需要这类全球顶级的国际性电影节来助推。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个人乃至群体成长史，无论是作为一种电影史档案还是电影创作的个人成长记录，也都历史地凸显出这类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的现实意义。而且正是为中国电影在奥斯卡电影节等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20世纪后期的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肯定要占有一席之地。进一步说，由于历史和经济发展的诸多原因，后殖民语境对于所有欠发达国家来说，已经是一种先在的、无可逃逸的基本现实。面对如此现实，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根本没有说不的必要。恰好相反，在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实践中，肩负塑造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的中国电影，应当以意气风发的文化姿态角逐各类国际电影节，并借此国际化的艺术平台建构中国的民族形象，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影的艺术形象，推进中国电影的扩大再生产。对此，中国的文化批评和电影批评应当给予学理上的研究和智力上的支援。如果只是喋喋不休地说些其实也是拾人牙慧的有关“东方主义”大话，反倒有失大家风范，显得小家子气了。

2006年3月，南非电影《黑帮暴徒》获第78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金像奖，南非上下举国欢呼。总统姆贝基在总统府发表讲话说，南非影片《黑帮暴徒》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是南非人民值得庆祝的成就，也再次证明只要南非人民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共同目标。他代表南非政府和人民向影片摄制组表示热烈祝贺，并认为南非影片获得奥斯卡奖将有助于南非电影业的繁荣和振兴。

我在读了这则新华社的电讯后，既为南非电影获奖感到高兴，也为姆贝基总统的热忱讲话和开放风度感到高兴。因为我确实看不出这里面是否有“东方主义”的陷阱。

目录 CONTENTS

- 第20届 [1948]《擦鞋童》 / 15
第21届 [1949]《文森特先生》 / 20
第22届 [1950]《偷自行车的人》 / 24
第23届 [1951]《玛拉帕佳之墙》 / 30
第24届 [1952]《罗生门》 / 35
第25届 [1953]《禁忌的游戏》 / 41
第27届 [1955]《地狱门》 / 46
第28届 [1956]《宫本武藏》 / 51
第29届 [1957]《大路》 / 57
第30届 [1958]《卡比利亚之夜》 / 63
第31届 [1959]《我的舅舅》 / 69
第32届 [1960]《黑人奥菲斯》 / 74
第33届 [1961]《处女泉》 / 79
第34届 [1962]《犹在镜中》 / 84
第35届 [1963]《花落莺啼春》 / 89
第36届 [1964]《八部半》 / 94
第37届 [1965]《昨日、今日和明日》 / 100
第38届 [1966]《大街上的商店》 / 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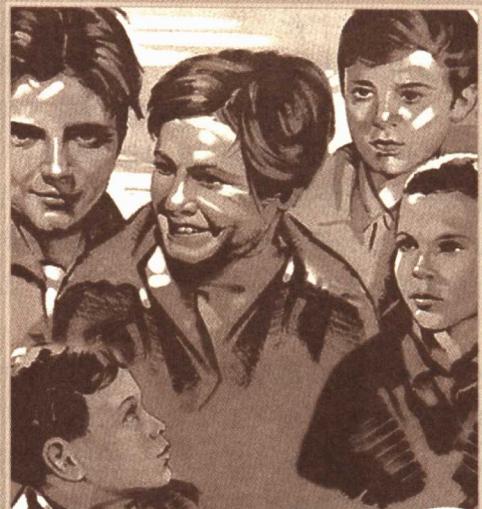
-
- 第39届 [1967]《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 112
第40届 [1968]《严密监视的火车》 / 117
第41届 [1969]《战争与和平》 / 123
第42届 [1970]《大风暴Z》 / 128
第43届 [1971]《调查可疑者》 / 133
第44届 [1972]《悲惨的青春》 / 138
第45届 [1973]《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 / 143
第46届 [1974]《日以继夜》 / 148
第47届 [1975]《我记得，想当年》 / 153
第48届 [1976]《德苏·乌扎拉》 / 158
第49届 [1977]《黑与白》 / 163
第50届 [1978]《罗莎夫人》 / 169
第51届 [1979]《抛开你的手帕》 / 174
第52届 [1980]《铁皮鼓》 / 180
第53届 [1981]《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 186
第54届 [1982]《梅菲斯特》 / 192
第55届 [1983]《重新开始》 / 198
第56届 [1984]《芬妮与亚历山大》 / 203
第57届 [1985]《危险行动》 / 209
第58届 [1986]《官方说法》 / 215
第59届 [1987]《攻击》 / 221
第60届 [1988]《芭比的盛宴》 / 226

- 第61届 | 1989 | 《征服者佩尔》 / 232
第62届 | 1990 | 《天堂电影院》 / 237
第63届 | 1991 | 《希望之旅》 / 243
第64届 | 1992 | 《地中海》 / 248
第65届 | 1993 | 《印度支那》 / 253
第66届 | 1994 | 《四千金的情人》 / 258
第67届 | 1995 | 《毒太阳》 / 264
第68届 | 1996 | 《安东尼娅家族》 / 269
第69届 | 1997 | 《给我一个爸》 / 274
第70届 | 1998 | 《角色》 / 280
第71届 | 1999 | 《美丽人生》 / 286
第72届 | 2000 | 《关于我母亲的一切》 / 292
第73届 | 2001 | 《卧虎藏龙》 / 298
第74届 | 2002 | 《无主之地》 / 303
第75届 | 2003 | 《无处为家》 / 309
第76届 | 2004 | 《野蛮入侵》 / 315
第77届 | 2005 | 《深海长眠》 / 321
第78届 | 2006 | 《黑帮暴徒》 / 326
第79届 | 2007 | 《窃听风暴》 / 332

十大经典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 338

后记

第2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擦鞋童》



背景搜索

| | |
|-------|---------------------|
| 类型 | 导演 |
| 剧情 | 维托里奥·德·西卡 |
| 国家/地区 | 主演 |
| 意大利 | 弗兰科·英特伦 罗纳多·西莫多尼 |

维托里奥·德·西卡是二战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复兴中重要导演，他辉煌的电影生涯横跨半个多世纪，在这漫长的五十多年里，他不仅作为导演执导了三十四部伟大的电影作品，而且还作为演员主演过一百五十多部电影。在今天看来，德·西卡作为导演取得的成就无疑远远超过他作为演员所取得的成就，他已经是最伟大的导演之一。德·西卡与著名编剧柴伐蒂尼的强强联手，使他们的影片成为新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中最为充分、最为动人和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作品。德·西卡的作品对战后意大利底层人民流露出深厚的人文关怀，而且风格极其自然，毫无矫饰。

维托里奥·德·西卡先后获得过四次奥斯卡奖，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最多的导演。同其他新现实主义大师相比，德·西卡更加关注战败国儿童的悲惨命运，讲述他们因为社会动荡而导致的不幸境遇。《擦鞋童》以流畅的叙事和生活化的表演以及浓厚的人性关怀获得第20届奥斯卡“特别荣誉奖”（也就是以后的最佳外语片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项的真正设置是从1956年开始的，并同时制定了最佳外语片奖项的评定规则）。他的《偷自行车的人》也在1950年获得了奥斯卡的特别奖，而《昨天、今天和明天》《悲惨的青春》则分别获得了1965年和1972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在 墨索里尼法西斯战败后，罗马城里，少年屈塞派和帕斯克利特与大多数穷人家的孩子一样以在街边给美国大兵擦皮鞋为生。但美国大兵总是说一句“明天”，便拍拍屁股走人，因此，他们根本就赚不到多少钱。屈塞派和帕斯克利特梦想着有一天能够骑上美丽的大马，过上美好的生活。他们在马场相中了一匹好马，经过讨价还价，马场主人答应以“五十张”（即五万里拉）的价钱出售这匹马，要他们一星期以后付款。